

## 六十二岁的"老童生"

——选自《儿时琐忆》蒋彝

祖父并不反对家里人参加社会活动，我的二叔祖父便决心投入宦海生涯。但是他的官运并不亨通。他把毕生精力投入科举，直到六十二岁还是一位童生。当我还在摇篮里时，他已去世。他不曾在我脑海中留下任何记忆。但自从我记事以后，却不断听到他的逸事，听到他在科举时代热中于八股文的传闻。

祖父富于幽默感，善于从生活中寻找乐趣；他爱花，爱鸟，当然也很喜爱他的儿孙。叔祖父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。他冷若冰霜，不苟言笑，说起话来引经据典，把"至圣先师"孔夫子搬出来。如果来人不懂《论语》，他便立即停止交谈。他自命为孔子的忠实门徒。在他的书斋里，摆满了四书五经，或集注之类的书籍。墙上用红纸书写了孔子的四句格言：

"非礼勿视；非礼勿听；非礼勿言；非礼勿动。"

他总是躲在书房里，认为恪守"手不释卷，足不出户"的古训，才算得是一位学者。当他走路时，眼睛总盯着正前方，也是遵循"目不斜视"的格言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是正人君子。遇到不按照君子规范行事的年轻人，他便藐视人家。

有一次，祖父对我说，如果叔祖父继续活着，乡试录取，我家的境况与风范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但是，照祖父的看法，叔祖父即使在举业上春风得意，委派到某地任职，他也不会成为一位贤良的父母官。因为他只熟悉孔子经典著作的文字，而不领会其本义与精神。祖父说他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，只知读书，不通庶务。祖父还说，孔夫子并未详细地解释儒家思想，只是言简意赅地规劝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们要明白处世之道，首先应懂得为人之道。祖父补充说："你叔祖父的谬误，在于他只知咬文嚼字，而不是深明大义。比方，孔圣人并未要求他的弟子目不斜视。现在，青年男女都能读到圣贤之书，这是我所高兴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食古不化。"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注意聆听祖父的话。我还是一个蒙童，并不明白祖父讲这番话的意思，史小叔祖父何以屡次名落孙山。

当我大约十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，父亲带我外出散步，行经县城东门附近的一个所在，他指点说，这里就是前清的考棚。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，此地已沦为废墟，可以任人进去参观。这里简直是一片荒烟蔓草，甬路上草深过膝，到了无法行走的地步。童生的考棚已不存在了，留下的只不过是断壁残垣。幸运的是，长棚的某些部分仍完整无损。我还记得这

种建筑物似乎分成两排。在一排房子中又分成许多小号房，用很厚的砖墙，打了隔断。每间号房里，仅能放下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张小床，那地方狭窄得简直不能转身！在会试的三天之内，考生住的就是这种号房。当时县里又不管接待。父亲对我说，每逢赶考之日，县城里的小旅店住满了考生。他们只能随身携带几本参考书，半夜就得起床做准备。每天上午五点钟，主考下令鸣放火铳三响，考生随即鱼贯而入，考棚大门给关闭起来，三天之内，任何人(包括主考)不得进出。号门没安门扇，为防止考生互相交谈，门口用木棍挡住。我对父亲嘟囔说，他们的处境可能比囚犯还糟(那时，我还不知道牢房是什么样子)！但父亲说，考生虽然委屈一时，总还是受人尊敬的书生，如能得中，便能出人头地。关于考生的饮食起居等问题，我不记得父亲是怎样回答我的。但我记得他最后说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人们是写不出好文章的。他以如下谚语作结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我知道他自己就不曾应试，不过鼓励我苦学罢了！

听我祖母说过，每当岁考临近时，叔祖父便紧张得很，拼命钻书本。当他年事已高，须发又长又白时，他奇怪人们何以仍叫他“童生”。乡试落第的人，当时都叫做“童生”，因为十二岁的少年就能考取！乡试录取的人，叫做“秀才”。省试通过的，叫做“举人”。进京会试录取的是“进士”。金殿会试录取的，叫做“翰林”。中国有句谚语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在这一系列考试过程中，考生的年龄当然会有很大的差距。据说有做父亲的，背着自己的儿子一同进考棚赶考的。发榜时，祖父的姓名还可能列在孙子的姓名之后。有的考生两次落榜后，就改奔前程，但总有一些人考了又考，因为学者的社会地位高人一头。我的叔祖父就是一位锲而不舍的人。当他失败以后，他决心不让他的儿子重蹈覆辙，而是叫他们去从事商业。但是他的第五个儿子(我的七叔)同他去赶了一次考，也不幸落第。

叔祖父每次出发赶考时，亲友们都希望他高中。而每当他落第归来，他便自叹仍是一个童生。在他临终前几天，他写下了这样两句话：

攻书不知老将至，落第应怜花甲入。

这句话在我家流传下来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出生太晚，无缘参加科举，倒是我的幸运！